

2006年度最唯美 浪漫的都市爱情小说

——此书献给那些心中有爱，却无法相爱的人们

得不到的 爱人

DEBUDAO DE AIREN

陈彦汐 ☆ 著

一切在时间看来都只是暂时
可是没有答案 过去没有能够兑现的
让时间回来满足愿望

文艺出版社



得不到的爱人

陈彦汐 ☆ 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得不到的爱人/陈彦汐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06. 1

ISBN 7—5396—2672—0

I. 得... 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3618 号

得不到的爱人

陈彦汐 著

责任编辑:刘冬梅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星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6.5

字 数:200,000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6—2672—0

定 价:23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七日·回忆

谁知道明天格局将会怎样，是随着死亡而诞生，还是随着诞生而死亡？

我只能用一个晚上来表达我对你一生的爱。

我们没有办法遏制的事情，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参与。

我们可能同时排斥木子美现象，我们也有可能在同一时间里相爱。

该遇到什么人？该发生什么事？

谁知道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呢？

不要问我是真的吗，并没有纯粹的真实。

我只告诉你：不能当做一夜情来解释。

那是我纯良的爱情，

一场明知道付出不会有结果的爱。

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故事。

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谁能清楚。

你的爱人仍是一个未知数吗？

我知道，机缘决定一切。

爱就爱了，没有理由的事情也没有答案。

是梦想，是激情，是一段度过又抛弃脑后的青春。

我拿什么纪念过去的日子，是一首老歌，还是一件旧衣服？

在英国，我缺的是钱，而不是梦想；

回来之后，我缺的不是钱，而是梦想。

八〇年代——拜金的一代！

名牌的诱惑，纸醉金迷般的生活。

我却多的就是廉价的T恤和牛仔裤。

如果我把文字当做钱用，花出去的是青春，买回来的却是无尽的眷恋！

——写给心中暂别的梦

无

论何时……

我一样会等在这里……

我的心永不变……

不论发生什么……

像过去一样……

对你微笑……

哪怕痛苦……

到了别的世界……



——早醒来，便有一股莫名的冲动！

旧梦萦绕——

只等待它伸出触摸的手指。

为什么总是在门口徘徊？

为什么总是下不了决心？

I，我是真的真的想要你！

我的梦啊！再度点燃吧，我的梦！

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地方。昏暗的房间里，一张圆形的床。他，不在枕边。窗帘被轻轻地拉开了，一道晨光如利箭般射向我的脸，我看到了他。他站在窗边，侧身看着我，我却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，唯有那双眼睛，犹如太阳底下的宝石，明亮、清澈。透过它，我仿佛看到了我和他的过去、将来，还有关于我们的一切……

“小姐，小姐，打扰了，请问你要喝点什么？”一位空姐很不好意思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。

“咖啡，谢谢！”

喝过一口咖啡，我仍在思索梦中那张看不清的脸，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。为什么看不清他的脸？难道我忘记了吗？不！绝不！什么都有可能忘，唯独他的音容笑貌如烙印般深深地刻在我的心房，一生也不能忘怀。

窗外的天空像海水一般的湛蓝，这使我沉浸在视觉的愉悦之中。年轻人富有善感而敏锐的感觉，自从那次事情以后，我睡得不好，常常做梦。梦像朦胧的青春的倒影，难忘，却又不得不弃之而去。

人一定是要有一些经历的，而“那次事情”是车祸让我清醒了，混沌的人生开始出现新的转机。曾经，无法解释的事情让我无法面对，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迟早一天我要学会面对。

为了愉悦而感谢视觉，为了视觉而感谢蓝天，为了蓝天而感谢漂浮不定的白云。

飞机在万米高空航行，周围是一块块的云层。洁白的云浮在一尘不染的湛蓝的苍穹，两者永不互相沾染。白和蓝，清洗着我眼睛



的颜色,纯洁而透明。

“最亲爱的 I,我从海拔一万多米的高空紧紧拥抱你!”他的声音在脑中一闪而过,我浑身不禁打了一个战栗。心像是被谁唤醒了,它在呼喊,有个地方要去,飞机仍静静地航行,丝毫显示不出任何的特别之处。

一个失掉自由的躯体,一个被现实淹没的灵魂,五年之中,在希望之光的强度中向着召唤它的地方奔跑。

奔跑,终于回来了,不再只是内心深处的奔跑。

躯体带着灵魂归来了,它又可以奔向每个熟悉的角落,让它魂牵梦萦的地方。

至于我这些年来的生活,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抱怨,无论是穿着体面地坐在办公室,还是满身油渍地做着侍应生,无非都是要将命运与老板喜怒哀乐的脸色决定在一起的打工者。正因为这样,我做过养老院的义工,好歹也做了一件自己情愿做的事情,不是计较报酬,而是想要做才去做的。在离开之前,我已经想过,把过去度过的许多烦恼和问题统统收拾进皮箱,作为回忆也好,作为未来的经验都好。

长途旅行让人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,变换的城市、零落的空间,而我只游历在自己的意念里。历经两次中途辗转,终于飞机马上要降落了,我下意识地检查一下安全带,然后安心地喝了口咖啡。这一辈子唯有这种安全感不会被否定掉。人们用婚姻挽留爱情的岁月,日久的感情维系着褪色的爱情。婚姻、爱情都如艺术花瓶,外表华丽,内里空空,只消往空中一抛,掉下来便支离破碎,一文不值。

万米高空,天堂的路虽然看似很近,但下地狱会更快。无穷的天地,如果知道死神将接纳我,那么,我将会给谁留言呢?

我没有可以留言的人……

没有,可惜。

飞机安全降落,一切安然无恙。我推着行李车,麻木地跟随着前行的人流。

突然耳边传来,“喂,喂,喂,手要往下按,往下按!”一位地勤

冲着我喊。

我不明白原因，她走过来告诉我：应该将行李车的把手摁下去多一些，不然车轮会滚动得十分吃力。可她连一句“小姐”都那么吝啬，即使她是好心，却也因此大打折扣。

“不要对每个遇到问题的人那么苛刻。”这是我在英国体会到的。很想告诉她，话刚到嘴边却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

因为远方，一对情侣正热情相拥。那亲昵程度，足以和《北非谍影》中男女主角再度相遇的镜头相比。

“他们一定是久别重逢！”我心想。此时此刻，也许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将他们分离。我的眼球被吸了过去，呆呆地注视着他们，许久。

“哇，好浪漫噢！在离别的最后一秒也紧紧相拥。”一个旁观者奉献着自己的心情。

不论重逢或是离别，我从心底为他们高兴，同时也替自己难过。

走着走着，突然前方一阵疾风，一名男子奋力转身时肩膀重重地撞击了我。他东张西望，目光寻遍四周，仿佛终于看见他的她游弋在人群中的笑脸，紧紧回头时，她却早已消失在浮动的人海之中。

所谓错过的爱归根结底便是这么一回事。

他要找的人不是我。

偌大的机场大厅，人头攒动，脚步匆匆。玻璃立体化的设计具有独特的现代气息。钢筋水泥的建筑把人重重包围、封锁，人们就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呼吸着，相遇了。

面前人潮涌动，一拨接着一拨，我不认识谁，也没有谁认识我，更没有等待我的人。问自己，究竟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呢？心一直在流浪，背包里永远放着一本书、一张CD和一支口红。

在喧哗声中我加快了步伐，匆匆离开出口。

“韩晓妍，这边！”出口等待的人群中似有人在呼喊我的名字。我回头，没有错过她寻觅的目光，是彤彤。

我们相遇了，我真诧异她怎么会在这里！

无疑，彤彤是来接我的。这是个意外——绝不在我的意料之中。她是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一位朋友，印象中她冷冷的眼神总





像是在命令——不可以再来往。有时候我常常在想,人是不是在认识之前就有注定好的关系呢?谁和谁最后成为了什么,当成为什么以后再回头想想总有注定的感觉。这样想,我便明白了,她注定是要恨我的。

岁月带走的是青春,却把故事留下了。我和她……

我不知所措。

“得到消息,便来接了。”她的眼睛笑成了一条弧线,“你从我身边走过,我从前面看到后面,最后看着背影才确定要叫你的名字。”

我感觉浑身不自在,总觉得她的笑容带点假的味道。

“是吗?很意外呢!”自从她在英国不辞而别之后,至今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。

“杰克告诉我的,他让我来。”她努力着想使我看出她笑容里的高兴,可惜我做不到。很早以前我就开始认真真地学习装模作样,遗憾的是每次实战演练时都以失败而结束,我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心,然后再去欺骗别人。

“知道了,麻烦你了。”

她接过我的箱子,我跟着她的方向走。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
我的脸上已经感觉到她目光里的变化,心有点乱,也不是不愿意去回应她的笑容,我甚至觉得有点对不起她,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。毕竟她是带着笑容来的。

“就算是生气也要笑出来。”这是杰克曾经说过的话。但抚心自问,能够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个?反复对着同一个不喜欢的人笑,迟早有一天会笑得比哭还难看。

一直以来,我都摇摇晃晃地活着,状态极不稳定,身体内的器官可能某天真的会因为外界环境的压力而在体内爆炸。比如说肺是被气炸的。一个项目谈判了几十个回合,已经没有周旋的余地,却仍然要相互笑着,就算明知道笑脸背后是打劫,就算是生气也要笑出来。再如心是干涸而死的,因为缺乏爱的滋润。任何人都需要爱,哪怕是很少的一点。

“他还好吗?幸福吗?”我相信,他就在附近的另一个地方,而

我却宁愿选择避而不知的！

所谓的避而不知，其实是害怕。怕的理由连我自己也半知半解。我相信有时候人还是糊涂或是模糊一点儿好。什么都弄明白了，一切也就该结束了。

至今内心还保有那份坚持：“不要过程，只要结果。”

我跟随彤彤进电梯,到了地下停车场,却发现有不认识的男人在等待着,然后我便坐进一辆白色帕萨特的后座。

那男人可以从后视镜观察我。我们没有打招呼,就这样和不认识的人从彼此眼神里寻找着各自的答案。

几个转弯,上坡,付了停车费,出了停车场。

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我仿若变成空气中的尘埃飘舞着,起起落落。

车窗外，仍旧看见刚才撞我的那个男人的身影。他仍在疯狂地寻找一个人。从他身边经过，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还是没能看清他的脸。

我也有苦苦寻找的人,曾经,不曾得到的爱人。今生一定可以重遇一次,我憨憨地想。

似乎注定我和那对甜蜜爱人有缘，我坐的车与他们的车并排行驶着，我只是望着他们笑了笑，以此确定了我的判断，他和她是重逢了。

“你认识的？”陌生男子开始发问。

“不，只是有点眼缘。”我不知从何解释。

“噢，我叫杜子乔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刚回来气候还习惯吗？去了五年吧！也不容易啊，一个女孩子。”一个话匣子打开了就收不回去的男人。

遇到话多的男人,我有一种习惯性的冷漠。否则,第三只眼睛就会闪现出对你的质疑:不正当热情。

“嗯，韩晓妍。谢谢你们抽空来接我。”谈话间我用礼貌取代了复杂的心情。

“含着美丽的微笑。听起来很美的名字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

彤彤没有话，我也一样。不是不想说，而是没有该有的话题。

车里突然沉静下来，就像天上的乌云突然掉了下来，连声音都被压到了地底。

又是男的先开口：“有什么安排吗？”

“嗯，有的，雅兰酒店。”我撒了个谎。虽然并没预定的房间，但是心里隐约地肯定它在等着我，一定是等着的。

“噢，靠近海边的那家四星级酒店吧？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呢，非常热闹的，特别是到了夏天，那一带简直人山人海。”他笑笑，一副十分了解的模样。

“想听听广播吗？怕是好久没有听了吧！”杜子峤不但打开了广播，还特意调到气象频道。

“近几天来一直在南海中部海面徘徊的热带低压，昨晚已加强成热带风暴，正缓慢向偏北方向移动。由于这个风暴和北方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，我市昨日风力较大，市区东到东北风达3至4级，阵风6级，东部沿海地区阵风达7级，预计明天起我市天气将转阴，有阵雨，并逐渐频密，未来两天天气恶劣，有大雨或暴雨，并伴有大风……”

“哈，真没想到，你来了，天也变凉快点了，前几天可真热死人了。”杜子峤总是表现出很热情。

我倒有点扫兴，十分讨厌雷雨，一遇到这种天气就只能躲在屋里睡大头觉。情绪也由此变得低落，很是压抑。

台风总是对夏天情有独钟，真的又被我遇上了。

杜子峤问：“在雅兰酒店住过吗？台风一来风大着呢，你觉得住那里会比市区好些吗？我看你们这些小女孩啊，就只知道浪漫，雅兰现在还挺贵的，一般人还消费不起呢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我插口道：“一个晚上，只住过一个晚上。”而我对它却怀着多么特殊的感情，我是如何从死神那里逃生的？等着我，我一定回来的，这是我多么迫切的愿望啊！

他对我的话并没有太在意，“靠海的地方现在都贵得要死。三年前投资者启动新项目——产权式酒店。大体上你要是肯出四十

来万便可在雅兰得到一个房间。一年中你拥有那个房间几周的使用权,直到二十年后拥有它的所有权。对有钱人来说也算是个不错的投资呢!”他顿了一下,“其实我也想买来着,可彤彤就是不喜欢,我也只好算了。”

我猜想他当着彤彤的面这样说是否别有用意,可惜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。我一心只是要去雅兰。

“诚然,雅兰给人的感觉挺不错的,新鲜的空气,蓝蓝的海,金黄的沙滩……”他一边不停地讲,一边微微点头,然后又默默地打量彤彤一眼,摇摇头,便不出声了。

我看看表,四点还差十来分钟的样子,太阳被浮云遮住了,路边的树木摇晃着枝叶。天空半阴着脸,像要哭出来似的。

去雅兰酒店的路可以上高速,也可以走滨海大道,还可以走深南大道。而杜子峤的选择多少有点让我失望,他选择了深南大道。

“很快就到了,不用担心。”杜子峤解释道,“带你看看这里五年的变化吧,好歹也被评为世界花园城市。”

而我,根本无心于城市的风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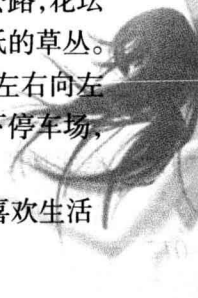
五点多时,我们遇到下班潮。道路被塞得水泄不通,远远望去像一条懒懒的睡龙,似乎永远也走不动。

堵车总是没完没了,永无止境,这种交通状况让人难以忍受,不知何时才能抵达目的地。每座城市都会这样,即使伦敦也没两样。

“人生也不过如此,这一堵就是五年啊,想不到还是回来了。”我望着窗外,看着一样等待中的汽车,静静地想。

过了深南大道,大约二十分钟车程,我们的车总算直逼酒店方向。由酒店到沙滩隔着一条公路,是一条普通的、长长的公路,花坛整齐如丝带般系在公路两旁。酒店四周有矮矮的树和低低的草丛。我们沿着公路一直往前,帕萨特在靠近雅兰酒店一百米左右向左打了个弯,岔进小路。杜子峤停好车,他没有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,露天停车场的空位比我预想的要多一些。

目的地与我彼此接近,我搜寻往昔,突然发现自己喜欢生活





五年，犹如新生，指尖的岁月似乎与雅兰的升降电梯摩擦而过，一瞬间而已。

“有时候,生活让你很失望,现实总是那样的无奈,请照顾好自己的心情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！我的心很痛，很痛！为何如此冷漠？感觉自己好像迷失了方向，心着不到地，没有一个可以停留依靠的港湾……”

“原谅我！”

虽然这样做一定会伤害到杰克，纵然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，但我别无选择，我决定回来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爱过他。五年已过，也许五年在宇宙的时间长河里并不足挂齿，也只有自己才清楚这些年是怎样煎熬过来的。没有必要寻求理解，存在的东西只消顷刻之间便灰飞烟灭。

下了车,海风迎面吹拂,我顿时惬意无比。六点钟的光景,远处的海滩、红红的落日与深蓝的海面形成和谐的图画。这种和谐不禁让人联想起一幅幅归家图:多少劳顿一天的人们乘着大小的汽车有条不紊地驶向家的方向。每一张脸都同样的疲惫,但他们的眼神却又那样的安宁。大家各自奔走着,朝着等待他们的方向。

我与这座城市若即若离。城市丝毫没有老去的迹象,反而在不断的改造中日新月异。

一个偌大自由的海滩旁，雅兰酒店，有些年代了。这群半透明的建筑有八层高，所有的门窗都是一体的玻璃设计。共有五座米白色的楼所组成的楼群，斜斜地平行排列，每座的形状都很有特色，远远望去成“一”字形。从酒店横穿过宽阔的公路，对面就是海滩，大梅沙；来这游泳是免费的，一到夏天人就格外的多。海滩附近，近些年增建了不少新的建筑。

雅兰酒店前台在 1 号楼的大厅内,离地面停车场不是很远。它

的侧边是一间客家饭店,主要经营一些广东地方特色菜,酿豆腐就很有名。从饭店侧门进去,厅内布局气派,黑色的大理石地面,金黄色的水晶吊灯。围绕前台的真皮沙发,环绕着小半个大厅,每隔几米都有一个玻璃透明的茶几。

我让他俩坐下,独自一人走向前台。

“你好,我需要一个房间,2532套房。”

一位矮矮胖胖有着孩子般笑脸的女孩接待了我。

“请您稍等,让我先查一查。”她迅速翻起住房记录。

“没有人登记过。”她又翻了另外一本。

“噢,很抱歉,小姐,您要的房间现在暂时不可以对外使用。我帮您换一个房间好吗?”

“不用了,谢谢!”她的话让我很失望。

良久,我开口问道:“那么这间房什么时候可以对外使用?”

“对不起,小姐,是这样的,您要的房间是有产权人的。这位先生每逢双月的周六都会来住一晚,而明天正好是周六。”她笑咪咪地一口气把话说完。

“我想知道,什么时候可以住呢?”

“这样吧,小姐您先登记好吗?留下您的电话,到时我们会通知您的。”她含笑说道。

“怎么了?”杜子峤此刻走了过来。

我低头不语。

一个影子从我身后掠过,仿佛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,心咯噔一下。 013

我穿过大厅走向走廊跑去,跑到电梯口,四处张望。

不过,那里只有一棵发财树,嫩绿的叶子在静静地颤动,好像有什么人从那里经过。于是我的心也一样的颤动着,慢慢地,和它们一起又静了下来。

我回到前台,杜子峤莫名其妙地盯着我看,我这才发现他的脸有几分英俊,虽然眼角有两三条细小的皱纹,但一点也不影响他潇洒的外表。一米八几的个头使我看他时要微微抬起眼睛。“我帮你



登记了,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好吗?”

登记单上写的是他的名字,留的却是我的电话。

彤彤仍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。此刻我再次看到她的笑容,更觉得对不起她。

但说过的话,做过的事,不能反悔,绝对不能。

“暂时由我来帮你安排几天吧!”杜子峤的热情似乎有点过了头。

“不用了,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们。我乘出租车再往前一点就到小梅沙了,那边也是有很多酒店的。”我抱歉地说。

“这里不是还有其他空房吗?为什么你都不住呢?”彤彤肯定觉得我莫名其妙。我没有回答,也不知怎样回答。

“真的,你们回去吧,去市里还有段路呢!早点回去吧,我又不是小孩子。”我努力想让自己独自一人待着,同时也要为自己的欺骗行为负责。

“一起吃晚饭吧!”杜子峤表示客气。

“真的不用,我等找到酒店登记完再吃,也很方便,谢谢你们了!”

我快速从后车厢提出行李并同他们告别。看着白色的小轿车缓缓向远方驶去,我一脸茫然。杜子峤和她有着什么关系?她恨我,我有错(这是现在献给过去的认识)!她还爱杰克吗,那么杜子峤呢?

爱的问题,永远未得到解决。

我步行来到2号楼。2号楼是个看似方形里面却是圆形的建筑。一楼除了一家麦当劳外还有一间拉面馆。从旋转门进去,大厅同样特别大。里面提供娱乐休闲场所是与其他楼群不同的地方:有桌球台、乒乓球台。游完泳的人们在这里乐此不疲地较量着球技。一层层的客房分布在四周,共八层。我抬头望去,近人的一端是楼梯,电梯在另一端。

我乘着电梯往五楼,透过电梯的玻璃,楼下的场景在视线里变得模模糊糊,仿若五年的时间就近在眼前穿梭变幻。五年时间里,心里总是怀有无可言喻的苦闷。五年了,五年来一直这样,采取回